



卷一

朱自清全集

第四卷

朱乔森 编

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5 插页 11 字数 358,100

1990 年 12 月第 1 版 199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200 册

平装 7,050 册 精装 4,150 册

ISBN 7—5343—1253—1

I·61

定价：平装 6.85 元

精装 8.30 元

责任编辑 吴为公 李树平

目 录

自治底意义·····	1
《越声》发刊辞·····	6
新年底故事·····	10
奖券热·····	15
别·····	16
民众文学谈·····	24
憎·····	30
失名《冬天》跋·····	35
民众文学的讨论·····	36
《冬夜》序·····	45
《蕙的风》序·····	52
短诗与长诗·····	54
读《湖畔》诗集·····	57
中等学校的学生生活·····	62
父母的责任·····	71
笑的历史·····	80
文艺的真实性·····	92
文艺之力·····	102
《梅村》的序·····	113

春晖的一月	121
刹那	126
白马读书录	131
《水上》	135
教育的信仰	137
课馀	145
团体生活	148
文学的美	
——读 Puffer 的《美之心理学》	159
文学的一个界说	166
《吴稚晖先生文存》	177
执政府大屠杀记	182
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	191
翻译事业与清华学生	200
悼何一公君	205
新诗	208
唱新诗等等	220
那里走	226
呈萍郢火栗四君	226
三个印象	227
时代与我	229
我们的路	235
近来的几篇小说	245
一 茅盾先生的《幻灭》	245
二 桂山先生的《夜》	249

三 鲁彦先生的《一个危险的人物》	252
悼王善瑾君	256
关于“革命文学”的文献	258
《妙峰山圣母灵签》的分析	279
白马湖	284
论中国诗的出路	287
《文艺心理学》序	294
李健吾作《老王和他的同志们》序（节录）	299
茅盾的近作（《三人行》、《路》）	300
赠言	303
《伦敦竹枝词》	305
《三秋草》	308
《新诗歌》旬刊	310
春	314
哀互生	316
《春蚕》	318
《谈美》	322
《行云流水》	324
《解放者》	326
《这时代》	327
关于“新诗歌”的问题（给芙影的信）	328
论青年读书风气	332
论说话的多少	336
内地描写	
——读舒新城先生《故乡》的感想	340

“欢喜老墓碑”	343
文言白话杂论	347
买书	353
论别字	356
松堂游记	360
什么是散文?	363
《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附: 编选凡例)	366
选诗杂记	379
北平消息	386
初到清华记	387
清华的一日	390
绥行纪略	392
蒙自杂记	398
北平沦陷那一天	402
这一天	405
《原野》与《黑字二十八》的演出	406
《西南采风录》序	411
清华的民主制度	414
外东消夏录	416
引子	416
夜大学	417
人和书	418
成都诗	420
蛇尾	421
重庆一瞥	423

文学与新闻	425
钟明《呕心苦唇录》序	432
三祝报章文学	434
新中国在望中	436
重庆行记	438
飞	438
热	440
行	442
衣	444
序叶氏兄弟的第二个集子	448
始终如一的茅盾先生	451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张奚若等十教授为国共商谈致蒋 介石、毛泽东电文	452
我是扬州人	455
教育家的夏丏尊先生	460
谈闻一多教授生平	462
《语言与文学》发刊的话	463
闻一多先生与新诗	466
五四时代的文艺	469
中学生与文艺	472
我所见的清华精神	476
文学的严肃性	478
文艺节纪念	481
关于散文写作答《文艺知识》编者问	482
《闻一多全集》编辑记和拟目	485

大学的路	488
论学术的空气	490
《闻一多全集》编后记	496
今天的诗	
——介绍何达的诗集《我们开会》	501
青年与文学	510
论不满现状	512
论且顾眼前	516
刘云波女医师	520
文物·旧书·毛笔	523
国语和普通话	528
关于“月夜蝉声”	534
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报告	536
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	538
论意义	540
论白话	544
编后记	548

自治底意义

中国自治底火焰在民国初元间亮过一亮，——虽然很昏暗——不久便被人捻熄了。五四运动后，大家用自由底火烧他，才又渐渐地复活起来；什么学生自治咧！地方自治咧，如今东也嚷着，西也嚷着了！但自治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有些人以为自治是一种权威；权威在自己手里，便是自治，否则便是被治。权威像一个足球，可以整个的从你脚上盘到他脚上，从这些人脚上盘到那些人脚上；一得着便全得着了。

有些人当自治是“整个的”，得着他便是最后的满足；什么努力都不用了。——自治这样变成无治。

得着自治，自己便算治好，无庸再治了；这时自己成功权威的所有者，倒可以自豪呢！有些人又这样想。

终于有人将自治看成“治人”了：从前权威在人家手里，人家治过我们，现今到了我们手里，怎不应该“如法泡制”去治人家呢？

迷惑的人们都这般想着，自治的火焰那日才能大放光明哟！

自治实在是一种进步的活动，并不是静止的权威；是时时变化，时时需要创造的，不是现成的，所以不能像盘足球

一样，一得着便全得着；我们得着自治，只是得着活动底机会——活动的方向和发展便全靠我们创造底能力决定了。机会不是成功，却凭什么自豪？自己切身的事情一些没有料理，磨拳擦掌的专等管别人闲事，又算得什么？况且自己得了自治底机会，倒来干涉别个底自治，算公道么？

原来“生活是一种艺术”；我们该用艺术家底手段来过我们的生活。人从动物进化，他的生活里包含着灵肉二元：从前哲学家以为他们是势不两立的，所以一班主张灵的生活的便极端否认肉的生活底价值，反之，主张肉的生活的也极端否认灵的生活；这都是偏见罢了。我们所要求的是灵肉一致的生活，那才是真正人的生活。但从现在的人类说来，他们生活里所含的毕竟是肉的元素多些——肉的生活发达些；这自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圆满的生活。要得圆满，应该设法教灵的生活格外发展起来：努力是必要了。这向着圆满生活的努力便是艺术底工夫，便是所谓“治”。但是各个人乃至各人群都各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的生活只有他们自己最能懂得；“治”也只能由他们自己去治——别人代治，就是抱着一片好心，也苦得搔不着痒处，不是太过，便是不及；要再安着别的心眼儿，那被治的岂不教他们坑了！这样，让各个人，各社会自己向圆满的生活努力，便是自治。——所以自治是生活底方法。

但“自治”底“自”字不可太看重了，太看重“自”字便有两种弊病：第一，只顾自己，不管别人死活，这叫自封；第二，损人利己，这叫自私。要晓得“人是社交的动物”，无论那个“自己”，都是在“人”里生活着的；“自己”底行为在“人”里引

起相当的影响，“人”受了影响，又生出和这影响相当的影响，回到自己：这样成功一个影响底网。自己固然要顾，不过不要忘却比自己更大的还有“人”，要顾“人”底自己，别顾“自己”底自己；不然，“人”病了，你能不受些传染么？“人”牵制着你，你能向前走得几步呢？所以越能“兼善”，才越能“独善”，否则所谓“善”的也就很浅薄了！至于损人利己，实是自损损人；所谓“利”的，不过暂时的，表面的，这自然也是不正常的。

自封的说，我们不是不愿顾“人”，只是碰来碰去，碰不着好人，心肠自然冷了；教我们怎能够不“自行其是”，“独善其身”呢？这“只有我们好”，“只有我们这班好人能做出好事”两个信念，实在贻误不浅。要知极好的人果然少，极坏的人也不多；有好有坏的中流人倒遍地都是咧。这样，我们不见得就是极好的人；好人也不见得只有我们几个；坏人也不见得绝对做不出好事，只看机会罢了。所以我们应该相信：我们要做好人，有我们在，什么事都做得好的；我们该跟着比我们好的，领着不如我们的，向我们的进化路上冲去——所谓坏人，我们该制裁他们，感化他们，给他们向上底机会，他们自然会拿出良心来的。对于自私的，便可这样办理。

这里有了一个问题：自治和自由有什么关系呢？“自治”是不是和“在人群里绝对自由”同义？如是的，我们承认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底自治，就不能不承认他在人群里绝对自由；那么，他只顾自己或损人利己，我们也只好听他了？这是要腐蚀人群的；要是各个人，各社会都这样，岂不是人类自灭么？因此，我上面才讲到制裁。我想人的生活现在还没有达到至善，——有没有至善，也难说定——绝对的自由很容易教逐

渐衰弱的恶元素“死灰复燃”，“潜滋暗长”起来；这是退步的活动，不是进步的活动了。所以制裁是必需的，不过自由是人类发展可能性底唯一条件，我们也承认。我们所盼望的是：自由增加到很大，很大的限度，同时制裁减少到很小，很小的限度，但不能一些没有——这样，制裁不独不能拘束自由，且能助长自由了。若问世界将来有没有全是自由，用不着制裁的时代，我却不能预知；我只就现在以及最近的将来说罢了！

自治是一种进步的活动，他里面包着两个历程：一，表现，二，抗议。我们努力求自由，不绝地发展我们的可能性，便是表现。但是进化底路上不免有许多障碍——灵肉不调和所生的种种冲突——直线的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得不费些力量去“清宫除道”——顾不得不经济些。这便是抗议。表现是创造；抗议是破坏，是表现底一种手段。真正的自治，这两种工夫都要有的。那些只晓得沾沾地守着“庸德之行”，“庸言之谨”的个人或社会，只消极地不作恶，却没力量去行善去恶；这不算自治得好，只好做一个生活的落伍者罢了。还有那专门破坏的，只省得摧枯拉朽地将生活里一切不合理的元素都划除尽了，却不想造出新的来替代他们，生活岂不要成空虚么？

感情和知识是自治底两翼。自治底效力全靠着他们。要切实感着自己生活底利害和自己同别人的关系，非涵养很深广的感情不可；要明白自己生活的过去种种影响和决定他将来种种倾向，没有知识是不行的。感情教我们做，知识告诉我们怎样做；没有知识的感情是盲目的，没有感情的知识是

枯死的。现在有一班人，只顾求知识，却什么不想做，感情太冷了，只怕生活也要枯涸罢！这也不算能自治的。

总之，自治底目的在乎人生底向上或品格的增进；他是进步的活动，这向上和增进是绵绵无尽期的。

看哪！我们自治底火焰越发亮了，快努力罢！

1920年11月16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十日刊》。

《越声》发刊辞

本报是绍兴旅杭学生同乡会办的。发刊之先，会中同人教我做篇文章说明办报底意思和希望；因此有了以下一番话。

本会宗旨是“联络乡谊，交换知识”，本报底意思也正是如此。这两层都很平常，许多团体底简章上已经写过无数次；从现在看来，似乎没什么道理，只存着形式罢了。——我们确也晓得好些会呀社呀只将“联络什么”，“交换什么”写在简章上就算完事；大家却依旧在暗地里过那糊涂的生活，倾轧的生活：怎怨得人说是形式呢？但是这和我们宗旨底实质有什么相干？不能实践，是“人”该负责任的，能说道理不是么？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宗旨：不管怎样平常，我们只想能脚踏实地地一步步望前做去，便自心满意足；办报只是一种做法。

有人说，“我们现在只承认大处有人类，小处有我；什么国呀，省呀，县呀，乡呀，都是进化轨道上的遗迹，用来隔离人们的，该尽力划除才好”。那么，我们现在还谈“联络乡谊”，不是有些背晦吗？但是这里要辨别：我们所要联络的乡谊是一切除外的，还是和别种谊互相为用的？一切除外的乡谊便是只知有本乡；本乡底利害差不多是世界上唯一的利害，没有比它再重要的了——不顾别乡底利害不用说，损别乡以利本乡，也会干的，这种利己主义，大本乡主义确是人类进

化的障碍，我们自然应该排斥。但是别一种乡谊又怎样呢？这里我们将本乡看作世界底一部，和别部并存的，而且互相影响的一部，并没有该受特惠的资格；不过因为自然的、人事的环境底接近，我们先就同乡的人联络起来，做未来的人类大联合底基础，却可以的。这种联络和别的种种联络有密切的关系，对他们绝不存着一些敌意；我说的第二种乡谊，便是这个。照理想说，人类都该一样相爱，没有亲疏底分别；原不必由世界一部底人们特别提出“联络乡谊”底标语，显得自外于别部似的。但是人类底爱，现在还只是理想；人们为环境所限，爱有等差，是不能免的；教他们一样相爱，一时实难办到。——有些入魔的朋友将“人类底爱”当作只是一个概念，尽管嘴里叫得响，却一些爱底表现没有；甚至原来爱着的人也不爱了。这班人只是爱了抽象的人类，又算什么呢！所以我们以为不妨从小处下手，先由局部底人们互相亲爱起来，对于别部底朋友尽量抱着“多爱少恨”底态度，这样将爱慢慢展开去，便好。况且中国人从来像一盘散沙，爱底绵延只在小小的家庭间，或家庭里一二人间，算是狭隘极了。扩大自然该扩大的，但一下子便教他去爱人类，只怕他从来不曾觉着人类底可爱的，竟是无从爱起罢？倒是从联络乡谊着手，工夫切实些。

联络乡谊一面满足我们爱底生活，一面又促进我们合作底努力——所谓同心协力。我们合作，向本乡努力；本乡底情形是素来明白的，努力起来，自然“事半功倍”——这就是“自治”。世界各部底人能各治各部底事，那是再好没有的了。

但是联络了，合作了，没有进步的知识，还是不能够向上；便是能够，也很慢的。知识一面就我们从前种种经验里，归纳出许多一贯的法则来，给我们用了去支配环境，这些法则都指示些因果关系，明白了他们，就可“要那么收果，先那么栽”了；一面决定我们将来的目的或理想。——这样，才可免灾害，得幸福呢。无论办什么事，知识高的总比低的强，就是为此。——办本乡底事，自然也是一般。还有，人生固然要“行”，也要“知”；我们不说知比行重要，但知绝不是次要，可以断言。高尚的满足为真实的人生，没有知识生活，是达不到的。知识底进步全靠着交换；能够交换，才能互取其长，互见其短；有许多自己想不通的，人家给想通了，有许多人家已经说了，自己便不必费力去研究了；——省下来的力可以用到更进步的发明上去——这里知识底范围怎样扩大，所需的人力怎样经济，进步又怎样快啊！关于交换知识一点，没有利害冲突可言，大概不致引起什么误会，我也不多说了。

要联络乡谊，必须我们彼此先能相知；要得彼此相知，固然有许多有效的方法，但一个公共发表意思的机关是不可少的。有了这个，大家底状况可以互晓，情愫也可相通，生疏、隔阂底弊病自然不会有了。这样，乡谊才可长凝不散。至于交换知识，要靠着语言，文字做中介；而印刷的文字格外能将知识传播得久远些，普遍些，也自显然。所以我们为有效地实行我们宗旨起见，便办了这个报。

但是我们所希望于这个报的还不止他对于本会会友的效力，那未免太微弱了。原来我们所谓联络乡谊，并不限于会友；但凡是同乡的，无论在杭州的，在别处的，在本籍的，只

要他们愿意和我们联络，我们没有不欢迎的；便是他们不愿意，我们还是希望他们的。讲到交换知识，也不止于会友交换而已，多少还有些向本乡里传播的意思；想借此将本乡人底一般的知识程度多少提高一些。总之，我们要借这个报表现我们对于本乡的真心，教所有的本乡人看了，都能分出些力量来，给本乡做点好事；一面也教本乡一般人可以由我们报上得着些好处。现在我们力量有限，只得先从本乡着手，对于范围较大的事业，虽曾想到，可是不能兼顾，所以也就不敢放言高论了。

1920年11月28日。